宋書

二三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臣沈　約　新撰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讃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

能違解職隨從為柳建威長史尋為高祖鎮軍
琅琊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
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為
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
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
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
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
户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
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

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
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
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輙向親舊陳說以
爲笑戲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
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
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摠
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訢告晦反者
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

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昆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

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曠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凊河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曠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為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羊之請為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

無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

殿光禄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

能彈棊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

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

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

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

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

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
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
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
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
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
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
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

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乆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季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

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
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
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
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
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
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
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
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
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
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
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
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邺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立又議復肉刑
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
化寔同寛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
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

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

輕法然人情愼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慼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産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絶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眞曰允中貴獻眞亦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眞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

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内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䘏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

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

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

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

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

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

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

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準而終年

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

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

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
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
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
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
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
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
寔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
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
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

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懃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邏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

裂每絲縣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勳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産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

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
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
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
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
宋國侍中出爲吴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
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橈奏劾尚書令徐
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
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
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

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
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録每有公事
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
乃使録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
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
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録令公人凡
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
鬬凶勢輣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録
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

録非本無對校而宗敢秉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内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

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
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劾
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
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
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
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
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
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
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

部尚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

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綵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兼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

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

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
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
可然乎

列傳第十六　　宋書五十六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梁　沈約　新撰

蔡廓 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

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
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
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
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
無爲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
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
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
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王殺
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

言元皇所爲留慇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
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愼
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
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
荷更榮於三陽千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
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
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
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
高祖領兗州廓爲别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

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鄭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

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眞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箸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跡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

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
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
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
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
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
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
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鄭答
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
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

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今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録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録梁王肜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上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

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黄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旨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

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
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去曾祖與簡文對
録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
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
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
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
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
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
以督中外使在公右也今護軍揔方伯而位次

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

傳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
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
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
將可得邪亮巳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
信至巳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
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晦將之荊州
與廓別屛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
命任以社稷廢昬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
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

自免爲難世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
歲白母且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
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
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
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
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
洗馬義陽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
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弑立僧綽被誅
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爲

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阼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轉游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爲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爲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

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還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聞啓

苞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勑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爲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爲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

爲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
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
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議
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
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甞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
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太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
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
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

甞然近永初之末嘗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令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皃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録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

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季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

陳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與
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
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
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
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
左率殷常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衞將
軍常侍如故殷常為黃門領校太守嫌安都為
多欲單為左衞興宗曰率衞相去唯阿之閒且
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為降貶若

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
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
者邪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邪常中
庶百日今又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
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
以安都爲右衞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
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轉
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

守行南徐州事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
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
無取裁　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
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
祕書監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
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
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禄不
計戶之少多過欵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
滯府累朝無陳危苦乃職外守稱未堪依唯王

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
吳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瀛渥含宥
恕其不問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
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休若並
國之茂戚會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
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遠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
中丞永昔歲餘慈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
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
史孔覬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

少竊外談謂彧等咸爲失分又聞輿宗躬自怨
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䟽辭旨甚苦臣雖不見
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
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
致兹紛紜伏增慙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
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覽察詔曰大
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
在朝倖競驅扇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
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

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辨覈尚書表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為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表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更量出内之宜芻蕘管見頗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令辞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

尚書表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
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
阼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
恨少使諮事便啓録公又謝莊　時未老其疾
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
爲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即復
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
地可論其去歳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
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

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允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

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慇孫竊評自已委
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郡屬交
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
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
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
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
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
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
起興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

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
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
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
八州事覬在襄沔地勝兵强去江陵咫尺水陸
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
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
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
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
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

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賔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淸謐即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

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此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悬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不佐賢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爲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輿

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閒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

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東簡賢明以奉
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
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
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
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
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内此
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
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若無已意此事大
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

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
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
者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爲玄謨所信見使
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
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
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爲方略那得坐待禍至
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
監者玄謨大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
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

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爲
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乗轝
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
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
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産女壻韋
希眞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
季産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
事難行爾季産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
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乗輿嘗夜幸

著作佐郎江斆宅興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毆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粗足若旨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

應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

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上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囯送袁顗首勑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悦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户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户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

中書爲詔辭言琰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

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據彊地
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
旰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强將勇圍之旣難攻不
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
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
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
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
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
所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

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眞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値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還鎭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

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
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
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
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
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為郡亦行鄉
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
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使

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内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

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
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
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
宗幼立風槩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
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
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
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
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
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

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
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
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
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
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
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
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孀居名門高胄多欲結
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北
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倩父友敬泰豫元年夔

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
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
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禄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
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勲亮帷幄錫珪分壤寔
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絜
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
哀欵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
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顔敬以式卜曰亥年

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遂後

列傳第十七　　宋書五十七

列傳第十八　　宋書五十八

臣沈約新撰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

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
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
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
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
長史時會稽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
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
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
惠徐起姿制不異常日世子爲荆州惠長史如
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

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表
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
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
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
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
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
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
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
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

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
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
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
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
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
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緦麻親
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
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

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
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
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
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
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竝以文義
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
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
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
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

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愿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徵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慱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徵子吾無閒然又云徵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

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
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勸由慕藺勿輕一簣
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
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
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即瞻字
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
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邪王
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

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
其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
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業千人唯有二女
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
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
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
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
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
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

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

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
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
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
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
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
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素慧琳
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
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荅
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

廢食慼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
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
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
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
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
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
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
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
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

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

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
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
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
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
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
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
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
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
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

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勑上甚痛惜之使二衞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瑯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謐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

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從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顔竝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遷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
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
孔胤秀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
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
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
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
日語汝何如履悑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
何憂命左右扶即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
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

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
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
今乏才羣下宜加勠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
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
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羣臣謁覲
多不即前早踈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
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
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
從孫奐爲後大明末吴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荅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荅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列傳卷第十八　宋書五十八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

臣沈約　新撰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即位爲金紫
光禄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
禄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
十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
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黄門侍郎淳
居黄門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
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
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
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

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沖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尅京邑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

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褘少有孝行歷官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甖付褘使密加酖毒褘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

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
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
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
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
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别駕從
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
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
尉江夏王義恭揔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
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

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遑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

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為諸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 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為揔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為愧恧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没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 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

穀定最爰既去城内遣騎送之壽聞知即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内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内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壽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氊屋先是壽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當爲啓聞應乃自陳

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之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旦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駞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

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
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
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君聲名遠聞足使
我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
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
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
忽忽杜門絶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
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
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

戲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
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
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
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
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
猶所未論我本鬬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
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
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
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

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昔行
塗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
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却人
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
駱駞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壽乞
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
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
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
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

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絝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令以相致此信未去魏主壽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

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分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

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當篡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飡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項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主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

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甚
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
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壽又送氊
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
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
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
赤鹽駮鹽臰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
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

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
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
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
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
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
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
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
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
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

蕪安石留暢曰石留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
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
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
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
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
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
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鎭長安今領
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
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

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間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淸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

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為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巳今没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相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

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稽玄敬以百騎至
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䘏王境人民
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
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
怨人知入境士百無相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
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
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
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不捷
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壽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使鎭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覲前

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碁子亦付孝
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吐屬
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
歎息虜壽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
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下過遣人語
城内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
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剪苗移民堡聚衆論並
不同復更會議鎮軍録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
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

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荅阿意左右何

以事君子夏大慙元嗣亦有慙色議恭之議遂
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
召暢先反并使優行盱眙城欲立大鎮時虜聲
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
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及彭城都
督竝不果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
便舉兵暢爲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
舉哀畢改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
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

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
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
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
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
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
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
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
即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

超民保持故獲全免旣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暘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暘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秉輿出營暘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轝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季出爲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

詳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爲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户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辠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禄勲臨川内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

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即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

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福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筭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鎮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

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閒姦虞千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勿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與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

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

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
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
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
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
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
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
如故謚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
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

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複版爲

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皃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羣

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
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
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
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
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
謚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
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
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

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

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脤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暘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摷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列傳第十九　　宋書五十九